

《原教界》日文翻譯的15年歷程

『原教界』日本語翻訳15年の歩み
Have Been Working for Aboriginal Education World as a Japanese Translator for 15 Years

文・圖 | 石村明子 (中日文翻譯人員)

我從2006年開始參與《原教界》的翻譯工作，當時我還在就讀政大民族系碩士班。《原教界》創刊是2005年，當時我們系上有幾位擅長中日文翻譯的學長姊們，包括日籍留學生，後來這個翻譯工作交接給我，沒想到一做就做了15年。不必多說，我做的《原教界》中日文翻譯工作只是其中一部分而已。

台日用詞的不同

我翻譯的內容主要是《原教界》目次的日文翻譯，偶爾將中文文章翻成日文。翻譯目

次可以說是翻譯標題，只有短短幾個字，再加上中文與日文都是用漢字的語言，有的字眼可以通用，看起來很容易翻出來，其實不然。首先，一個單字通常會有幾個譯詞，在選擇譯詞時，要思考該文章的內容，才能夠選擇適當的譯詞。再來，中日文的字眼剛好相同的話，還要辨識有無「同字異義」的問題。中日文有很多「同字」的詞語，但我個人認為其中不少的詞語不一定相同，有時意涵不同，有時用法不同。例如，離也離不開《原教界》的「原住民族」

(Indigenous peoples)，日文的譯詞通常是「先住民族」，而且被認為比較有尊嚴的說法。我個人覺得中文「原」字的主要意思是「原先」，但日文的「原」字是「原始」「純樸」「未開化」等的意味比較濃厚。因此一般日本媒體報導上不常用「原住民族」這個詞彙，但台灣研究或以台灣為主的日文文章中，讀者也比較有共識，所以常用「原住民族」。另外，在日文中該詞指涉的範圍只限於台灣，不會用於其他地區的原住民族。

每次翻譯都是考驗

翻譯標題時，要注意翻譯出來的文句得像標題。中文標題有的是主謂結構的文句，有的是不含謂語的名詞片語，看似都很自然；但日文的標題結構通常是名詞片語，若標題是主謂句，我個人覺得比較特別、活潑，或不拘形式。再說，日文的主謂句與名詞片語比起來，即使內容一樣，名詞片語顯得短且精簡。因此，直接將標題的主謂句結構反映在譯文時，有時看起來不太像標題，或標題與文章主題不協調，就需要調整。

對我來說中文是第二語言，常常不太懂《原教界》裡出現的一些制度名稱、人名，或專用詞。通常先上網查詢不懂的詞語，了解後再思考貼切的譯詞。但其中還有一些難解決的，特別是雙關語。若剛好日文也有相同的詞語就好，但通常沒那麼幸運，而在標題上加註解會變得太繁瑣，只好留下較重要的意思，或直接用原文。

印象深刻的18期

合作的這15年間讓我印象



《原教界》第18期的封面，該期主題為「愛努的民族發展」，是印象最深刻的一期。



《原教界》第93期的「原語詞典」專欄，內容為「僧伽羅語」。

最深刻的是第18期，這是我跟《原教界》關係最密切的一期。當時原民中心邀請很多愛努族人與相關人士撰寫，而我人剛好在台灣，需要用日語跟筆者們聯絡，且18期幾乎都是雙語文稿，故中日文翻譯工作量很大，從第1期到第100期當中，應該是中日文翻譯人員最多的一期。

我離開台灣後，因環境的改變，接觸原住民族相關資訊的機會變少了，不過每兩個月出刊的《原教界》，讓我能持續接觸原教資訊，如教育、語言、藝術、政策及產業等，除了議題豐富之外，台灣原住民族、南島語族、日本愛努族及其他世界各地民族相關的資訊都有。《原教界》涵

蓋範圍如此廣大，封底的「原語詞典」也不例外，透過它可以接觸世界各國的語言外，周邊的邊框處也讓人透過視覺享受象徵各地民族的圖紋。「原語詞典」能持續這麼久，真讓人佩服。《原教界》

的豐富內容，讓我大開眼界，刺激對多元文化的興趣，也覺得自己很慶幸，透過自己最喜歡的翻譯工作，在這麼長的時間能夠接觸多元文化的世界。

藉翻譯拓展視野

在文章的最後，藉此機會衷心感謝《原教界》的工作團隊，如專用詞、雙關語或內容不懂等，每次當我遇到翻譯困難的時候，總是有求必應，讓我度過難關。希望以後還能繼續參與《原教界》翻譯工作，接觸更廣大多元的世界。◆



石村明子

北海道札幌市人，1970年生。國立政治大學民族系碩士。1998年之後開始中日文口譯及筆譯工作，曾在台做日語教學、日文秘書，於2010年返回日本。現任中日文翻譯人員。

